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五







朱文公訂正商周書集傳卷之四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

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

伏生伏生

言傳曰

王出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

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且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且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



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  
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  
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  
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  
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  
辯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  
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  
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  
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  
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  
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  
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  
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王曰嗟我  
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  
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  
追稱之也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曾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  
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  
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  
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其覺先覺首出  
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  
不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  
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  
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  
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  
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  
言而實萬世人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  
之所當體念也

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沈

滔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

集沈酒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

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

曰樹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

之類剗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

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

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

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肆予小子發以爾

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

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肆故也觀政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

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躡

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

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肯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

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

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

受之慢神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

有懲戒其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助佑

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

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有罪用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同力度德同

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

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  
義鈞以昭昭二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昭昭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  
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商罪貫  
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商罪貫  
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  
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予小子  
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

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

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祗以爾有衆致

于社造于禰受命文考即造于禰也王制以神

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

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有所

###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日曰嗚呼西

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

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

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播放也犁鬲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

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

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

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

故天命成湯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

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

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荅祖伊

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

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

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

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受有

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

小雅四十五

書傳四

五

卷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而巳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

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

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

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

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

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虛望周之深而責

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我武惟揚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

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

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

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

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最

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勗勉

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

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虛懍懍若崩

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

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厥明戊午之

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

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

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

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

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

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并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斫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

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

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

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

地竒技謂竒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

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竒技

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

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

囚奴忠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襲之行

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

士其勉力不怠奉我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

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

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

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

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殘害于爾百

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

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眾

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眾士而殄

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

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

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

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庶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

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

大司馬

言傳四

七

華秀



發之地也。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相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呈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

也昧真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

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

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

慰勞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

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

大十三

言傳四

九

華勝

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

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

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

也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左傳庸與百濮

漢之南羌在西蜀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

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

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

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

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

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

言索矣將言紂惟婦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

言是用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肆陳答報也婦

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之故

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

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

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

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

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

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

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

此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也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

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不愆于

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詩編七十五 書傳由 十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

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

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

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尚栢栢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栢栢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

子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

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爾所弗勗其于

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

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

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

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歸獸祀羣神告

武成二字遂以名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

建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

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

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

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出

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

上林即今長安縣昆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明池北鎬陂是也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

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

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

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

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

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丁

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

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

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

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

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

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

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

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

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也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

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脩后稷之業太王古

公曾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

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

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

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

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

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

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

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

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

心。此當在大

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也底致也后土社

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

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

大正

言傳四

十一

卷



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也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

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

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

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

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

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

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

而一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

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

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

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

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間

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

賑窮賜之澤及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

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

藉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列爵惟五分土

詩經

書傳四

十三

周書



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  
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  
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  
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  
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  
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  
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  
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  
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  
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闕文按此篇  
簡編錯亂先後失序  
今考正其文于後

###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  
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武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大正四六

言傳四

十五

啓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于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博信  
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

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  
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  
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  
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  
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  
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  
故且命以助祭乃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  
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



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  
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  
恭一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  
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  
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  
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  
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  
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  
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  
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之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  
曰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  
發之於禹箕子推行增益  
以成篇歟今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

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王乃言曰嗚呼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

攸叙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末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彛常倫

六十五

書傳四

十七

理也所謂秉彛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真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彛倫之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

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彛倫攸叙乃言重其答也陞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斃敗錫賜也帝

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

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絲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彛倫之所以敗也禹順

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

疇之所叙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

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

洛龜呈瑞如籥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



其理也出傳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初一日五  
四為有六八為足即書之數也

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

天人所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

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

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庶徵者推天而嚮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

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

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

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

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

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

也

之

以

建

也

六書

書傳四

六

三

勸懲之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人一五行一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

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

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

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

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

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

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四行無正

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



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

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

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

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

哲者知也謀者度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出

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

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辰日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辰緯星也

紀歲月日會十二次也曆數者步占之法所以星辰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

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

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

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

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

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



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  
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  
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  
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  
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  
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  
如此

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  
為之極而使位之人有所取正耳凡厥庶民有猷有  
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  
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  
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

大、共四  
小四、七十一

書傳四

二十

王黨

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  
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  
拒之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  
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人斯  
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  
文歛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  
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  
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無虐瑩獨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而畏高明榮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  
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  
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  
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  
者也有能



有材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推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

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

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割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曰皇極之敷言是彝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是訓于帝其訓也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

行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言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

之言妙如此贊敷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



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六三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

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強弗

友者強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

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強弗友

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

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

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臣之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

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

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

言人臣僭上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筮者亦必

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兩者如雨其兆為水

其兆為木繹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也悔豫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兩霽蒙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兩霽蒙皆八是也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

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

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入用靜吉用作凶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

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

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

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

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

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

龜書不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所驗也廡豐茂

謂之庶徵兩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

者無闕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

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

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

小畜卦

言傳四

三三



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兩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兩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也者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滂兩少則旱是極備亦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凶極無亦凶餘準是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行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

易言也

言傳曰

二十四

膠

事得則其休證應其事失則其咎證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

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

以其大小利害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兩暘燠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兩暘燠

害如此休徵言歲月日者庶民惟

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

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

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

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

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

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

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

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

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冬北入于箕則

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

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

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以王政之所先而

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

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

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

言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

異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

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

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

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

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

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



旅葵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葵

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

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

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

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

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如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

靈公呼葵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曰嗚呼明王慎周同姓姬氏此旅葵之本序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獸考

書傳四

三十六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

言無異物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

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謹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

德所致易其物而賜以諸侯故諸侯亦德盛不狎侮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

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

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

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亦安能盡其力哉



耳目之所好而巳為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上文即

之度惟其正而巳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上文即

之悔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志以道寧

言以道接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

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其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

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

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

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

益切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

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允迪

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其居而王業可求也

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

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割業垂統可繼之

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

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